

听见了吗？远远传来从容而固执的脚步声

心中的恶魔紧追着，让人无法摆脱……

圣烛下的暗影

(挪) 卡琳·佛森 Karin Fossum 著
朱雯佳 译

“小心阅读，它会让你的脊背骨惊到没有知觉，直到读毕最后一页……”

—— 纽约时报



Karin Fossum

她，是北欧**四大犯罪小说家**之一。

她，是北欧最佳犯罪小说**玻璃钥匙奖**得主。

她，是无可争议的“**挪威犯罪小说女王**”。

美国年度最佳惊悚小说“**警察奖**”

洛 杉 矶 时 报 书 卷 奖

挪 威 书 店 业 者 大 奖

一部描绘犯罪心理的**极致惊悚之作！**

广西人民出版社

圣烛下的暗影

(挪) 卡琳·佛森 Karin Fossum 著
朱雯佳 译

WHEN THE DEVIL
HOLDSTHE CANDLE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图登字 20—2011—15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烛下的暗影 / (美) 佛森著; 朱雯佳译.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219-07483-1

I. ①圣… II. ①佛…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956 号

Copyright©CAPPELEN DAMM AS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China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appelen Damm AS,
Norway and Jiayi Books Co. Ltd., Taiwan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徐嘉谦
责任编辑 吴长杰
封面设计 王霞
责任校对 周娜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483-1/I·1398
定 价	25.00 元

如果你从未生存过，你将不会读到这些。而这一切也没有任何不同。

当你不再生存，就如同从未读到过这些，毫无异样。

但此刻，既然你在阅读，有些事情就会发生：它慢慢地吞噬了你的时间，如同一只微小却折磨人的野兽，披着一身遍布文字的皮毛，挡在你的这一秒和你的下一秒当中。你将永远无法找回这些被吞噬的分分秒秒。

就是此刻，它正在全神贯注地咀嚼着时间里的微生物，但却永远填不饱自己的肚子。

你也一样。

——图尔·乌尔文



第一章	童年的记忆	001
第二章	女画家与男模特	013
第三章	我是谁	031
第四章	海滩劫案	038
第五章	派对上的惨案	060
第六章	深夜里的脚步声	072
第七章	被跟踪的女人	088
第八章	有人失踪了	106
第九章	督察长的一天	119
第十章	警探的第一次问话	143
第十一章	失踪者的父亲	159
第十二章	失踪者的遭遇	170
第十三章	凶手的回忆	178

第十四章	濒临崩溃	193
第十五章	忏悔	208
第十六章	心理防线	218
第十七章	未完成的画像	238
第十八章	报警电话	248
第十九章	最后的疯狂	254
第二十章	地窖里的秘密	270
第二十一章	与真相擦肩而过	289
第二十二章	毁灭	297
第二十三章	没有结局的失踪案	307
第二十四章	另一个人失踪了	313

第一章 童年的记忆

九月四日，下午四点，警察局。

雅各布·斯凯尔扫了一眼手表，他的活干完了。于是，他从夹克衫的内侧袋拿出一本书，开始读第一页里的诗。这简直就是穿越了虚拟时空，他感觉自己正身处异地。

走廊里的门是开着的，突然，他发现有人在注视着他。不知是谁，恰巧进入了她精准的视线范围。一阵轻如羽毛、让人难以察觉到的震颤终于逼近了他，他合上了书。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这个女人没有动，只是站在那里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看。斯凯尔端详着这个女人，她的脸上表情紧张，看上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略显苍老，约莫六十岁，身穿大衣和一双深色靴子，脖子上还围着围巾。她的下巴特征明显，与她风风火火的速度和端庄的仪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如同暗蓝色背景下的赛马场和穿着艳丽丝绸衣的赛马师形成的反差那样。她的脸宽大而厚实，被突出的下巴拉长，两条眉毛又黑又密，几乎连在了

一起。她紧紧抓着一只手提包，放在肚子前。但是，在她苍白的脸上，双眼却好像在熊熊燃烧着。那一刻，斯凯尔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劫持了，让他无法逃脱。

他终于想起了她是谁。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巧合。于是，他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他在等，他知道这个女人随时都有可能开口说一些重要的事情。

“关于一个失踪的人。”她说。

她的声音沙哑，就好像一个长时间不工作的、生了锈的工具开始吱吱运转。一团火焰在她雪白的额头背后开始燃烧。斯凯尔可以看到她瞳孔中闪烁的光芒。他试图不作猜测，但显然，这个女人看上去有一些神志不清。他开始在脑海中回想当天的医院报告，但始终记不起在本地区内的精神病诊所内是否有病人被列为失踪。她呼吸困难，仿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了这里，但又好像主意已定，仿佛有什么驱使着她一般。斯凯尔有点想不明白，她到底是如何穿过接待区，躲过了布莱宁根夫人老鹰般锐利的眼睛，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径直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谁失踪了？”他用友好的口气问道。

斯凯尔开始盯着她看，想看看她是否会退缩。她的表情随即变得疑惑起来。

“我知道他在哪里。”

斯凯尔吃了一惊，问：“你知道他在哪儿？这么说他没有失踪？”

“他可能活不久了。”她说道，薄薄的嘴唇开始颤抖。

“我们到底在说谁？”斯凯尔问，随即开始猜想这可能会是谁，“你说的是你丈夫吗？”

“是的，是我丈夫。”

她坚决地点点头，站在那里，挺直着背，一动不动，手提包仍然贴着她的肚子。

斯凯尔向后靠在了椅子上，说：“你丈夫病了，你很担心他。他很老吗？”

这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只要自己的老伴还活着，对一个人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他后悔问了这个问题，于是从桌上拿起他的笔，在手指间摆弄起来。

“他几乎像一个孩子。”她伤心地说。

对于她的回答，他越来越觉得怪异。她到底在说什么？她口中的男人也许病了，也许快要死了。他正逐步迈入老年，抑或是回归他的童年时光。与此同时，斯凯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是想告诉他一些别的东西。这个女人外套上的领子破旧不堪，中间的纽扣缝得实在很粗糙，以至于面料有褶皱。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些东西？他想。

“你住的地方离这儿远吗？”他扫了一眼手表。或许她坐得起出租车。

她直了直肩膀。“奥斯卡王子大门 17 号。”她嘴里蹦出几个清脆的音符，描述了街道的名称。“我不是想来打扰你。”她说。

斯凯尔站了起来，“那要我送你回家吗？”

她仍然直视着他的眼睛，好像他眼中藏着什么她想带走的东西似的。这位年轻的警察身上散发的光辉带给了她一种鲜活的记忆。斯凯尔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臂上直立的金色短毛发。此时，那个女人缓缓转身，朝门口走去。她的步伐很小，显得笨拙，像是在掩饰什么秘密似的。

他回到了椅子边。现在是下午四点零三分，他在便笺纸上草草做了些记录：一个约莫六十岁的女人在下午四时来我的办公室，她看上去有些困惑，说她丈夫失踪了，活不久了。她身穿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蓝色的围巾，提着个棕色的手提包，穿一双深色靴子，可能精神错乱。几分钟后她走了，不需要我送她回家。

他试图将她的造访从脑海里删除。也许她只是一个迷失自我的人，这样的人现在简直太多了。过了一会儿，他折好便条，放进了衬衫的口袋里。这件小事并没有被他列入他的每日报告中。

有没有人见过安德烈斯？这是这个镇上最大的一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字体还加粗了。这是报纸自我表达的方式，用一种非官方的口吻直接和读者交谈，好像我们是可以直呼其名的熟人，彼此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似的。在这个充满新鲜和爆炸性事件的社会里，我们应该打破过于官方的报道方式，使用直接而充满亲和力的表述方式。因此，即使很少有人真正认识他或者对他直呼其名过，也暂且让我们直入主题地问：有没

有人见过安德烈斯？

标题下方是他的照片。这是一个十八岁，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孩，有一张瘦削的脸和一头蓬乱的头发。按常理来讲，如此英俊的相貌能给他带来很多不一般的待遇。可悲的是，他渐渐养成了趾高气扬的气焰，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虽说这是人之常情，但这种英俊，却没有给他和社会带来任何好处。“迷人”这个词我不轻易使用，但他的确如这个词所包含的意味那般的……迷人。

九月一日下午，安德烈斯离开了他在卡朋兰斯大门的房子，没有说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我要出去！他这般年纪的孩子，回答问题一般都是这样，似乎有着很强的戒心。他的母亲并没有制止他的意思，虽然她讨厌看到自己的儿子又要出门，但实际上这是个互相尊重的问题，她本该把孩子教育好，这样他就不会回答得那么没有礼貌且敷衍了事了，他会说，我要出去，是和别人一起出去。我们正在琢磨着进城去，我会在午夜前回家。当然，这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是不是？但她没能做到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也像她一样没能做到这一点。当你将所有的精力花在自己身上，过自己的生活，关注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往往就发生了。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而悲伤过后，事情更糟了，他再也没有回家。

没错，我见过安德烈斯。只要我想见他，我就能见到他。当他最后被人发现的时候，很多人会大吃一惊。当然，他们会思考，会猜测，也会撰写报告，并进行讨论，填写大量的文

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是显然，他们的理论都是错的。人们用各种声音吼叫着，然而在那样的喧嚣之中，我却沉默地生活了将近六十年。我的名字是伊尔玛，最后说话的那个人。我不会花费太多时间，也不会说真理掌握在我一个人手里。但现在你正在读的故事正是我的版本。

我又回想起我的童年时光。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唤起自己童年的记忆。我站在门廊里，一只手搭在门把上，里面很宁静，我知道他们在那里，但是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悄无声息地打开门，走进厨房。母亲正站在橱柜旁，在剔除一条煮过的鲭鱼的鳞片。我仍然可以想起鼻子闻到的那股味道，那是一股发腻又难闻的味道。她稍稍将她笨重的身体转了个身，隐约表现出她已经注意到我的存在了。父亲正在窗边忙活，他要往画框的裂缝中填油灰，赶走裂缝中的空气。这是一幢老房子，油灰又白又软，像泥土一样，有一股干燥的、像粉笔一样的气味。我的两个姐姐坐在厨房的桌子边上，两个人都忙着看书写论文。我还记得当太阳的黄色光芒照射在绿色的厨房里的時候，那苍白到近乎让人作呕的光线。

当时我大概六岁。本能地，我很害怕发出任何噪音。我站在那里，独自一个人，盯着他们看。他们都在忙着，我觉得自己很没用，甚至有一种嫌自己出生太晚的感觉。我常常觉得自己的出生可能就是一个意外，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我的两个姐姐之间相差两岁。只有我，整整差了八岁。是什么让我妈妈那

么多年后又想要一个孩子了呢？想到父母可能是为了某种义务而生了我，我觉得很痛苦。这样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可以说是一个陈旧的想法。

这种记忆是如此真实，我甚至能感觉到我裙子的下摆在挠我膝盖的痒痒。我站在黄绿色的光线下，觉得自己是多么孤独。没有人说我好。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孩子，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重要。我不是说我爸爸应该停止做这些事，比如将我举起并在空中摇晃之类的。我对他来说太重了。他有风湿病，而我又大又胖，骨架像马一样大。这是妈妈常说的——“像马一样”。进来的人只是伊尔玛，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悄悄转过了头，好像在看是不是有重要的人进来了，然后发现只不过是伊尔玛进来了。

他们的冷漠让我咋舌，这种感觉，就如同当我说服妈妈告诉我出生时间那时的感觉一样。她耸了耸肩，承认那一切是在半夜发生的，当时外面正下着可怕的暴风雨，雷电交加，狂风大作。想到我是在咆哮和撞击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令我很高兴。但接着她又加上一句，这在几分钟内就完事了，边说边干笑着。你像一只小猫仔一样滑了出来，她说。顿时，我的好心情烟消云散了。

我一直在等着，膝盖像被锁住了，双脚就像被种在了地板上。毕竟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当时住在海边，不是吗？来自其他国家的船舶

经常停靠在港口，水手们涌上街头，盯着每一个超过十岁的人看。嗯，我那时才六岁，但就像我提到过的，我像马一样壮实。或者我也可以在加德那浩附近带着摔断的胳膊和腿躺在路面上。在加德那浩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平坦的屋顶上面玩耍。后来有三个阿尔萨斯人开始在那里站岗，但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在屋顶上嬉戏，我可能会从屋顶边上摔下来，或者也可能被一辆奔驰而过的大货车压在车轮底下。有的时候车子有二十个轮胎，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大骨头也没法在车轮下存活。但他们从不担心。哦，我要说的，是另一些事情。嗯，是的。如果我拿着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会是别人给我的吗？不是我偷的，对吗？我真的没有偷吗？嗯，那我有没有友好地对他们表示感谢呢？他们有没有让我代问我父母好？

我的大脑不停转动着，试图想出一些任务，试图找到某种方式能让我加入到他们当中去，而他们也愿意容纳我。这不是说他们抛弃了我，只是说他们没有带上我。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这四个人共享一个光环，那是个强烈而清晰的、红褐色的光环，但这个光环却从不像在我们其他人面前那样闪烁。它像一个桶箍一样紧紧地包裹着他们，而我却在外面，被一层没有颜色的雾气笼罩着。解决的办法就是做点什么，有所作为的人往往才不会被忽略！但我却想不出要做什么事情。我没有任何家庭作业可做，因为当时我还没开始上学，于是我只是站在那里，盯着他们看。我站在那条煮过的鲭鱼边上虎视眈眈，周围堆满了书。旁边是我爸爸，正在认真安静地干着活。要是他能

把他手上那些白色的油灰分我一块，那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把油灰放在我手指间滚动了。

在我大脑濒临瘫痪的一秒钟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解释给我自己和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听，这整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整件关于安德烈斯的事情。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控制着那个房间的一大套规则。那套规则蕴藏在沉默中、在干活的双手上、在封闭的面孔里，我必须一字一句地服从和遵循。我仍旧站在厨房里，沉默无语，那套规则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从天花板上坠落的笼子，把我罩住。它用巨大的力量冲击我——在这一套规则中我简直是无懈可击！被这套充斥着勤奋和礼仪的清晰的框架所容纳的我，没有人能触碰到。我用“容纳”这个词，意思是我可以不受任何歧视地与人共处，也不会得罪任何人，同时我可以拥有那种与人平等的平静感。你也是这样想的吧。但在我脑中，我看见了一条两边高墙耸立的狭窄街道，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陷入了可怕的悲伤当中。直到那一刻，我猜想我可能一直是崇尚自由的，就像孩子那样，他们觉得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不过，我决定了，尽管我还很小，对这一切还懵懵懂懂。我服从人原始的生存本能。我不想孤军奋战，宁愿像他们那样遵守规则。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有什么东西离我而去了——它起身站立、飞去，随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永远消失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那么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在厨房里有四个人，在黄绿色的光线下，我在六岁的

时候失去了自由。

那个不大说话的、彬彬有礼的孩子。在圣诞节和生日的照片里，我正坐在母亲的膝盖上，看着镜头，脸上带着虔诚的微笑。现在的我，下巴像铁一样坚硬，硬到甚至可以把我自己的太阳穴刺痛。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毫无疑问，这是由很多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些纯属巧合。事实是在一个晚上，我们的人生轨迹有了交叉。但那次犯罪又是怎样的呢？造成犯罪的冲动本身又是从哪儿来的？谋杀案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某某地方、某某时间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事实是，他走上了我的路，他是那种人。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再是伊尔玛；和安德烈斯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是伊尔玛。

这与我和英格玛的情况不同，与我和鲁妮的情况也不同。这是一种化学反应，你知道的，就像每次创建一个新的公式那样。伊尔玛和安德烈斯互相摧毁着对方，这是真的吗？这是不是在好几年之后才发生的？是否每个人身体的编码中都潜伏着犯罪的动机？谋杀是长时间的折磨后的必然结果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必须要从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来窥探我的人生。我身边的人通常会这么做，他们会观察我的生活，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对其中某些部分自圆其说的东西，而其余的则会被抛到一片灰色的理论海洋上，任由它随着海浪不停地漂浮。

但现在让我们回到过去：我站在那里，厨房里一片寂静。我的沉默让这片寂静也变得尖锐起来。这曾经是多么美妙的感觉，但是现在他们忍无可忍。母亲转身穿过房间，弯下腰，闻了闻我的头发。

“你的头发该洗了，”她说，“味道有些难闻。”

这一刻，我想要去拿回我的画图工具，我可以闻到我以前喜欢用的粉彩笔的油墨味道。可我却走出厨房，来到了花园里，跨过栅栏，走过被遗弃的铁匠铺，进入了树林中。一片令人愉悦的、灰绿色的黑暗笼罩着云杉树。我穿着棕色凉鞋，踏在干燥的路上，见到了一片蚂蚁山，于是我用一根树枝戳着这座蚂蚁山，造成了蚂蚁们的慌乱。我高兴极了，要知道在这个井井有条的社会中，如果你能制造出一个可能需要好几周才能修复的灾难，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想要毁灭一切的欲望！

当我用枝条在蚂蚁山里不停地捣来捣去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拥有权力的快感。这感觉很好。我看了看周围，想找东西来喂它们，比如一只死老鼠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站在那里，看着它们把死老鼠吃光。它们会不顾一切地开吃，把刚刚遭受的灾难忘得一干二净，对它们来说，喂饱肚子是首要的，我确信这一点。但是我没能找到任何食物，于是我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农舍前，坐在前面的台阶上，猜想曾在这儿生活的人会有些什么故事。格斯特福和英格尔以及他们的十二个孩子，尤诺、赛昆达、特瑞夫、复明、范玛、赛克萨